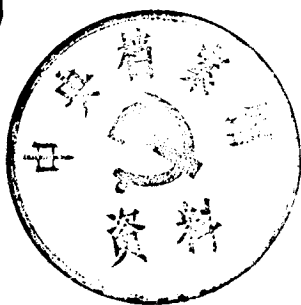


目 录

方志敏	杨华履	柯爱真	(1)
陈荫林	胡云秋	陈乃宣	(76)
李季达	张本福	陈德仁	(91)
宋乔生		谢锡奇	(107)
陈阿金		赵恒耕	(117)
竺清旦	竺钦国	竺明程	汪成法 (129)
杨 森	张军孝	张岗岭	何海峰 (143)
庞大恩 (吴永康)		陈家琨	陈业怀 (154)
田守尧	潘士华 陆文培	翁德清 周容如	水修范 (171)
刘善本		李传根	(183)
王亚南		甘民重	林其泉 (214)
危拱之		赵和平 田瑞珍	王怀安 段德文 (239)
沈钧儒	吴殿尧 孔凡政	许纪霖 杨雪芳	贺 林 鹿 璞 (268)

中共黨史人物傳

陳永為宣





方 志 敏



陈 荫 林



陈 阿 金



竺 清 旦



杨 森



庞大恩（吴永康）



刘 善 本



王 亚 南



危 拱 之



沈 钧 儒

说明：本卷缺宋乔生照片

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①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给予赣东北苏维埃的各项成就以很高评价，并授予红10军一面奖旗，奖给功勋卓著的方志敏一枚红旗勋章。方志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抵制错误路线

正当方志敏创建苏区的工作受到中央政府表彰的时候，一股“全盘否定”的逆流却在赣东北泛滥起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向各红色区域派遣中央代表，推行王明路线。1931年4月，万永诚、倪宝树来赣东北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并改组特委。由中央指定万为特委书记，倪为红10军政委。他们批评赣东北党组织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主义”、“富农路线”。方志敏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并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了错误路线的干扰。中央认为赣东北根据地执行四中全会路线不力，又于7月派曾洪易来赣东北。曾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区的各项工作指手划脚，全盘否定，再次改组特委，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主席团，把方志敏排斥在党的核心领导之外，剥夺了方志敏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页

曾与人合伙做茶叶生意，亏本后一心务农。方志敏的母亲金香莲，是一位善良谦和，持家勤俭的农妇。方志敏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方荣姘，大革命时期为保护革命同志，作出过重要贡献；弟弟方志慧，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任红10军战斗模范团团长，后在贵溪县宛港桥战斗中不幸牺牲。方志敏的叔伯和堂兄弟姐妹中，为革命献身的还有方高显、方远辉、方远杰等人。

方志敏从小勤劳好学。7岁开始放牛、拣野粪、割草。8岁入本村私塾就读。“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要多。”^①被先生夸为“奇才”。11岁那年，村里私塾因大旱闭馆，方志敏便转到高桥严常新的私塾搭学。第二年，严常新被“北乡王”大劣绅张念诚聘请到烈桥设学馆，方志敏又随严先生到烈桥就读。随着年龄的增大，知识的增多，方志敏对老八股不感兴趣了，功课之余，阅读了一些传播改良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文章，“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渴望着光明”，“开始为光明而奋斗”^②。劣绅张念诚见方志敏天资聪颖，学业猛进，便托人到方家说媒，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方志敏。方志敏的父母觉得此亲结不得，便以儿子年幼为借口，婉言推辞了。张念诚不甘心，又要收方志敏为干儿子，方志敏也坚决不从。

方志敏14岁时，祖父病逝，叔伯们各立门户，他不得不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期间，方志敏对社会的黑暗和农民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常常自问：村里农民一年到头，拚死苦做，为什么还是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一块小猪

①②《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0页。

油，可以涂几十回的锅，整年不见肉面；不买盐而吃淡菜；热天不穿衣服，宁愿让太阳晒脱一身的皮；晚上不点灯，宁愿摸黑；生病不吃药，宁愿病死；荒年就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租和债逼得紧时，就出卖儿子老婆，或吊颈投水而死。”^①

“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②。这时的方志敏已经开始了对社会改革的思考，对人生道路的探索。

湖塘人一直认为方志敏是“斯文人”，他父亲也觉得儿子作田是“误日子”，便四出筹钱送儿子上学。17岁时，方志敏考入了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校址在弋阳县城东门“叠山书院”。方志敏在这里，眼界大开，求知欲更强，不仅听讲专注，而且思想活跃，爱思考，好提问，每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成为同学喜爱的中心人物。他与邵式平“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③。

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常常集会结社，方志敏也“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④，利用课余和假日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谈论国家大事，探讨社会问题。方志敏还领导青年社活跃在社会上，开展了对反动文人、政客江元虎的斗争；进行了反对黄理卿竞选参议员的活动；又揭露并公布了“北乡王”张念诚的十条罪状，唤起了群众对张念诚的愤恨。

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承认了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怒潮。方志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

①②③④ 《方志敏文集》第12、13、15页。

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①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反帝爱国活动，经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五四运动爆发后，方志敏和邵式平等发起组织同学在县城集会游行，张贴从北京寄来的《告青年学生书》、《告各界同胞书》，带头抵制日货。他虽然是个穷学生，但为了唤起群众的爱国心，当众砸碎、销毁了自己日常用的搪瓷脸盆、牙刷、牙粉、席子等日货。方志敏当时的爱国热情，“直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②。

艰苦的学习生活，加上废寝忘食地参加社会活动，使方志敏的身体受到摧残，20岁那年，便感染了肺结核病。

1919年夏天，方志敏高小毕业。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年秋季，方志敏来到该校预科学习。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同时他还和南昌各校的爱国学生一道到车站、码头发表演说，查禁日货。

方志敏读完一年预科，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免学费升入应用机械科。当时的“甲工”，完全为东洋系校长赵宝鸿把持，校政腐败，黑幕重重。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依靠裙带关系，占据讲台，学生十分不满。方志敏便团结一批热心的同学，发起组织了“甲工”学生自治会，他被选为负责人，带领同学公开揭露学校的腐败，要求改革校政，撤换饭桶教员。他还编演了讽刺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来影射“甲工”的腐败。这个剧在南昌市学生联合会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周年举办的

^{①②}《方志敏文集》第13—14、124页。

联欢晚会上演出，震动很大，赵宝鸿恼羞成怒，以侮辱师长为由，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1921年春，方志敏又带领学生自治会的同学调查、揭露了赵宝鸿贪污学校基建经费和材料，在南昌大凌云巷为自己盖公馆的丑行。赵宝鸿以纠众闹事，煽动学潮为理由，挂出了开除方志敏等四入学籍的牌子。赵宝鸿这一行径，激怒了全校同学。当日，“同学们顿时大呼，将牌子摘下，一脚踏烂，并由学生自治会，另悬一块牌子出来，历数校长的罪恶，开除校长。”^①掀起了“驱赵风潮”。学生自治会作出四条决定：一、立即罢课；二、呈文省教育厅，要求将赵宝鸿撤职查办；三、散发传单，向社会各界揭露“甲工”黑幕；四、举行示威请愿。“甲工”同学的正义行动得到南昌、赣州、吉安、九江等城市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声援，学潮大有蔓延之势。赵宝鸿见势不妙，一面勾结军警弹压，一面又宣布提前放暑假，使这次学潮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被平息了。通过“驱赵运动”，方志敏进一步懂得了必须彻底改革社会的道理。

方志敏在“甲工”时，在南昌青年学生中有了一定影响，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南昌二中的袁玉冰、黄道等倾向革命的学生，发起组织了“江西改造社”，特邀方志敏参加，并参与社刊《新江西》的编辑工作。

1921年秋季，方志敏被迫离开“甲工”，来到九江，考进了南伟烈大学。这是一所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原为同文书院）。入学后，方志敏感到“这学校也是表面好看，内容是腐败的。”^②最使他难受的就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

①②《方志敏文集》第17、20页。

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做礼拜！”^①校规甚严，平时不准出校。在这里，方志敏并非想学“洋教”，而是为学英文，经常书下面放的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喜欢和一些进步同学谈论“社会主义”，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方志敏还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读书会”和“研究小组”成员经常利用做“礼拜”的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2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运动，方志敏秘密发动南伟烈大学、九江第六师范、第三中学的进步学生，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与九江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游行。方志敏的反帝爱国活动，触怒了九江镇守使吴金彪，他逼迫校方开除方志敏，但校长张伯鸾考虑方志敏成绩优良，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担心开除方志敏会引起学潮，一直拖延不决，暗中却派人监视方志敏等人的行动。正当这时，方志敏忽然接到上海一位朋友寄来的《先驱》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方志敏读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②，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方志敏在南伟烈大学期间，开始写白话小说和诗歌，有的被《新江西》采用，有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些文艺作品，通过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旧的社会制度。他在《哭声》中写道：

仿佛有无数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

①②《方志敏文集》第20、22页。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
剩的些微，那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着运输，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
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①

时隔不久，方志敏又抱病写了《呕血》一诗：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血呀！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①载《新江西》第1卷第3号。

.....①

在南伟烈大学，尽管费用较低，但对于贫穷人家来说，所需费用还是可观的。为此，方志敏家里债台高筑，象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压得全家人天天都处在忧愁之中。方志敏不愿因自己一个人读书，给全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便决定自动退学了。后来，他在给一位同学的信中写道：“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②

踏上革命路途

1922年7月，方志敏为寻求革命真理，来到了上海。他原想谋个半工半读的职业，暂且栖身，但到处碰壁。来上海前，南伟烈大学校长出于对方志敏才智的赏识，给了他一张名片，要他到上海找一位牧师，通过牧师找个工作。当牧师知道他身无分文时，便断然拒绝。“贫人不但无读书的机会，连工作也不能找到，倒被人羞辱一番③”。方志敏当时写了一篇纪实小说《谋事》，对这件事作了真实描写。

谋事不成，生活无着。方志敏每天靠大饼充饥，到同乡会或赣籍同学处搭歇，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不久，他找到了

①载1922年6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方志敏文集》第14页。

③引自方志敏《谋事》，原载1922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先驱》报编辑部，见到了恽代英、向警予，结识了赵醒依，心里异常高兴。从此，方志敏得到了团组织的关怀和教育。随后，在赵醒依等人的帮助下，方志敏在法租界贝蒂路钜鹿里与人合租了一间亭子间住下，并在《民国日报》担任校对工作，月薪20元，勉强糊口。他晚上在《民国日报》社上班，白天到一所大学旁听，其他空闲时间就同赵醒依等进步青年在一起针砭时政，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8月间，方志敏经团组织的了解和考验，由赵醒依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此后，方志敏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了。他考虑到此时“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①，便要求回江西，做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工作。不久，方志敏与几个先进青年一道离沪返赣。

方志敏回到南昌后，同“改造社”成员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和他们一道研究了创办南昌文化书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在大家的努力下，南昌文化书社在三道桥东湖边一栋平房开张营业了。方志敏担任经理，并亲自起草了《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宣言》开宗明义地写道：“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文化之芽’，虽不至枯萎去，也怕不能蓬蓬勃勃地滋长起来，那么，就应该用人工的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哀其杜阿’^②来供给文化的需要，我们组织这个文化书社，就是要实行这个使命。”文化书社“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③，如《马克思全

①③《方志敏文集》第22、23页。

②即水的化学分子式H₂O。

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和《向导》、《先驱》、《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吸引了一批青年在这里翻看，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江西得到了传播。

1923年秋，袁玉冰、赵醒侬根据党的指示，先后从北京、上海来到南昌，从事南昌地方团的创建工作。他们以文化书社作为据点，经常邀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刊，灌输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同时，袁玉冰与方志敏还合编了《青年声》周报，由书社发行，宣传革命思想。

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方志敏等七人，在南昌文化书社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掩护团的秘密活动，接着又发起组织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民权运动大同盟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开展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团员为骨干，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各校进步学生加入，通过阅读革命书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培养建团对象，发展团的组织。经过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的努力，江西各阶层人士争取民主权利、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迅速展开，团组织到3月间已由七人发展到21人。这年3月，北洋军阀驻江西督军蔡成勋下令取缔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袁玉冰等人逮捕入狱，南昌文化书社也遭到查封。此时，方志敏肺病发作，咳血不止，正在美国人办的医院（即现在的江西医院）住院治疗。为了安全，刘醒侬等人商量，决定方志敏离开南昌转往南京。

方志敏抵南京后，住在成贤街旁的文昌宫。不久，进入东南大学旁听。在这期间，方志敏写了《我的心》和《同情心》